

番務完竣赴任日期摺

奏爲甘省番案現無應行會辦事宜欽遵

批諭前赴陝西巡撫新任謹將起程日期恭摺

奏報仰祈

聖鑒事竊

臣仰荷

恩綸補授陝西巡撫仍留甘肅會同布彥泰達洪阿
籌辦番務當卽具摺叩謝

天恩並請將會辦事竣於到任之前先行進京

陛見欽奉

硃批毋庸來京可赴任時卽赴新任欽此

臣跪誦之

下敬繹再三既不敢以瞻就下忱再行瀆請而
本任之職守與番務之情形尙須權其緩急查
本年沿邊各卡隘防守綦嚴並無野番竄入惟
上冬循化廳卡外之黑錯寺番賊劫殺洮州土
司一案官兵赴彼緝兇膽敢抗拒戕害不得不
懾以軍威是以數月以來臣未敢遽離甘省當
與督臣布彥泰等疊次

奏明添兵易將恪遵應奉

諭旨攻其要害殲厥渠魁務使番族等知威知懼茲
經達洪阿帶兵勦辦將主令抗官之僧寺及恃
衆濟惡各番莊悉行焚燬賊番巢穴爲之一空
其逃至果岔地方希圖負隅爲固者復經痛加
勦擊斬獲甚多餘衆乞命投誠隨經收撫將田
地招良承種大兵凱撤回營計此案先後解到
番犯共有六十三名除西甯鎮總兵站住所獲
內有訊係株連之人業經隨時釋放外其餘均
已分別勘辦另行會摺具

奏又本年以來拏獲番賊漢奸多起亦就其情節
輕重會覈罪名分別

奏咨完結達洪阿於撤兵後經過省城與督

臣布

彥泰及

臣

面述一切遂回青海本任布彥泰以

奏准親巡邊隘亦在料理起程

臣

前由西甯回至

蘭州已閱四箇月現與布彥泰達洪阿訪詢與

論咸謂向來番匪出沒靡定雖不敢保其久遠

無事而此時野番之懾伏邊隘之安恬實與去

歲情形判若霄壤

臣

思近年番匪鴟張原因

兵怯懦所致卡隘幾同虛設既不能堵賊於未
來之先入山視爲畏途又不能擊賊於失事之
後卡內則有漢奸熟番爲之引路通信卡外則
有番僧巨寺爲之匿犯竊賊是以來去自如肆
無忌憚不獨民間疊遭劫掠卽戕官亦若泛常
不獨草肥始出逞兇卽寒冬亦多肆擾經此次
大加懲創之後番衆知喇嘛寺院不足恃爲護
符我兵知大礮擡槍實能遠攻克敵軍威旣振
賊膽自寒加以督臣帶兵親往各卡周歷巡閱

新任提

臣

台湧不日即可到甘亦能力加整頓

臣

現在別無應行會辦之事而陝省文闡伊邇

巡撫例應監臨所有科場事宜亦須先期督辦

免致臨事周章是以

臣

謹遵前奉

硃批可赴任時卽赴新任定於六月二十四日由蘭

州起程除俟行至西安接受撫篆另行專摺

奏報外所有察看甘省現無會辦事宜謹遵

批諭赴任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松之屋公正書

阿集卷一

請將渭南縣余炳燾量加鼓勵摺

再陝省之渭南富平太荔蒲城一帶久爲刀匪
出沒徑途緣此數處回族最多素以爭鬪爲能
搶竊爲利與刀匪互相勾結勢益張攫財物
則彼此分贓聞緝拏則糾同抗拒有窩巢以爲
藏身之固有器械以爲抵禦之資不獨兵役避
其兇鋒卽州縣營員亦不免望而卻步雖訪知
著名惡黨亟應搜捕驅除而轉思惜費憚勞不
如省事又恐負隅恃衆易致損威且卽破一巨

巢獲一大夥而又慮及在逃餘犯或設計報復
或捏控抵制其爲累者正多並又憚於干吏議
之嚴因起獲火器刀矛而轉咎其從前之失察
是畏累之心愈甚卽緝匪之勁愈鬆諱飾因循
漸至養癰貽患臣現將此等錮習剖析開導務
令極力破除州縣中果能緝捕認真有犯必獲
不獨寬其既往並當獎其微勞若仍存遷就私
心畏難粉飾必卽立加參劾以杜各屬效尤此
次渭南縣知縣余炳燾督率兵役親挈此案匪

徒計先後格殺擒獲三十餘名奪獲火器軍械
多件實能除暴安良不避艱險並於先事豫知
布置周密安詳故雖兵役多受槍傷而辦理尙
能妥速不致釀成巨患民間輿論咸謂除一禍
根若各州縣皆能似此認真匪類何從託足可
否將該縣余炳燾量加鼓勵俾州縣咸知激勸
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恩施謹附片陳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籌議銀錢出納陝省礙難改易摺

奏爲遵

旨籌議銀錢出納事宜體察陝省情形據實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前准部咨奉

上諭穆彰阿等奏遵旨會議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
畫一章程一摺銀錢並重本係制用常經果能隨
時酌覈不使輕重相懸裕國便民兩有裨益未可
輒稱窒礙不思設法變通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

情形詳細體察悉心妥議具奏務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聽屬員巧爲推諉稍存畏難苟安之見僅以一奏塞責欽此又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內閣侍讀學士朱嶠條奏貴錢濟銀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並抄錄各原奏咨行到陝當經前撫臣轉飭司道暨各府州酌覈籌議臣到任後復經諄飭細加體察設法變通不許畏難推諉去後茲據司道稟覈屬稟會議具詳前來臣思銀錢

相輔而行利散於民而權操自上果能廣用錢
之路自足持銀價之平惟變通本以濟時而制
宜首須因地查部議章程四條本以陝西列入
陸路六省之內固已知其非比東南各省一羣
可杭而仍議令查明有無內河水路原冀一處
能通舟楫卽於一處先令試行無如陝省七府
五直隸州所屬九十一廳州縣之內錯處於南
北兩山者計已五十九處重巒疊嶂車轍尙不
能通此外三十二處雖屬平原之地亦無內河

水路可達省垣是以行旅往來非車卽馱並有馱載亦不能通之處則須雇夫背負腳費愈繁此費若出諸官則恐滋虧空之端若取諸民又恐增派累之弊是陸路之難以運錢實係限於地勢似不能勉強而行也且陝省銀錢市價長落無常有時竟與別省迥異如本年七月內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紋銀一兩可換制錢一千八百餘文迨至九十月間每兩僅換錢一千二百文不等較前兩月頓減錢五百餘文之多衆

人皆以爲詫異訪詢其故則僉稱歲歉糧貴之時銀價必然跌落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後銀皆落價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豫料且當陝省銀賤之際鄰省銀價仍昂而未聞有市僧販錢來陝買銀以圖獲利者可見陸路運費太大不能取贏若以市僧所不能爲者責令有司爲之其勢自更不易查內閣侍讀學士朱嶠原奏請將各屬銀錢視省垣時價爲準今以陝省觀之卽有難以作準者如省城現在銀賤而